



娘子当自强

台湾 刘芝纹

娘子当自强

刘芝纹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晓 涛

封面设计：文 苑

情梦系列

娘子当自强

(台湾)刘芝纹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

ISBN 7-204-03242-8/1·557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梦

系

列

黎明前，鸡啼乍响，划破群山静寂。

雾缈缈飘过，早晨的寒意沁人发冷，在静寂的山中，稍有声响，即使隔了几座山头，也能听得清晰。

这时，从远处传来极细微的铃当声，渐渐的，这个声音愈来愈清晰，愈来愈大声，直到庄里，原来是有人拉着披上红褂的车子进来了。

拉车的是一个年约五十多岁的庄稼汉，虽然年纪不轻，体力和精神都不错，满头大汗的，似乎走了一段不短的中才来到此。

他停在一间屋子喊道：“对不起，请问这里是李家吗？”

一个面容姣好的少妇出来应门，“是呀！您哪找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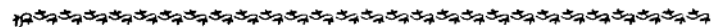
“喔！我打都儿岭来，是王家叫我来此接新娘子。”

少妇面容一白，“您来得可真快。”她勉强笑道：“走了这么几个山头，想必也累了，要不要进来坐会儿歇歇？”

车夫摇摇头，“不了，得马上走，要不可误了吉时。”

都儿峰距离比处约莫三个山头，地势高峻险要，四面

娘子当自强



环山，几乎与世隔绝，这李家庄，算是最近的邻村。

少妇点点头，表情有些哀戚，“您在此稍候，新娘子马上来。”

“得快点！”

孟湘走进屋内，轻拭眼角泪水，定定神，才走进内室。

一个年约十四、五岁的小女孩，穿着一袭红袍裙，正坐在床边，出神的盯着地上。

“君莲！”孟湘轻唤着妹妹。

君莲仰起头，脸上表情一迥是了解，“来了吗？”她轻轻说道。

“嗯！王家派车过来接你了。”孟湘忍着泪水，低下身检查，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。

君莲看着姊姊，突然悲从中来，扑过去紧紧搂住她唯一的亲人，“姊姊，我不想去！”她哭喊道。

孟湘也忍不住，“我知道，姊姊也不愿你去，可是王家催得紧，姊姊也没办法，姊姊也不舍呀！”

君莲抽抽噎噎，泣不成声。两姊妹抱头痛哭，直到车夫在外催喊时辰不早，得及时赶路，孟湘才收起眼泪，拿出手绢擦拭君莲脸上的泪水。

“别哭了，不是答应过姊姊，不会哭的吗？再哭，可就让人笑话了。”

君莲低头不语，怎能教她不伤心，自小爹娘就死去，和姊姊相依为命一起生活到现在，如今要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怎能不教她难过、伤心？

娘子当自强

孟湘轻轻在妹妹脸上抹些胭脂，使原本就清丽脱俗的脸庞，更添几分娇艳；只是无论脸上搽多少粉，也难脱那稚气。

虽说在这儿，十五岁嫁人当妈大有人在，但看见仍一脸稚气的妹妹就要嫁人，怎样都不舍，偏偏从小便订了亲的王家，为了替君莲未来的夫婿冲喜治病，硬是要求此时过门，所以才不得不同意。

“小莲，从小没让你吃过苦，可那是因为在这有姊姊、姊夫覆鲁你、宠着你，如今嫁到王家，可不比在这，你要乖巧，孝顺公婆，听从丈夫的话，不许再孩子气，你将来可要负起理家的责任，明白吗？记住，千万别让人说我们孟家没教养好孩子。”

孟汀细细叮咛着，照理这些话应由娘亲讲，娘亲不在，就只能由她这个姐姐代替传授。

君莲咬着下唇点点头。

孟湘拿起红纱盖头为妹妹覆上，然后牵起她的手走出去。一出门，车夫已经不耐烦了，“快呀！再迟就赶不上吉时了，会误事的。”他忍不住埋怨道。

孟湘连忙道歉，赶紧将妹妹扶上车之后，她放一个包袱在妹妹的腿上，“你的衣物，我会差人随后送到，姊姊也没什么嫁妆给你，只有几样首饰，你留下来做私房，以备不时之需。”她轻声在耳边交代。

然后她转向车夫，塞了几个小钱到车夫手中。“偏劳您了。”

车夫客气一下，才将钱收起，然后道个别，便拉起车

娘子当自强

子，快步离开。不一会儿，便不见车影，只有车铃的叮咚声还依稀从远处传来，然后终至不复听闻。

孟湘泪流满面，不停合掌默祷，希望天上的爹娘能保佑这个妹妹。

》 》 》

君莲直到再也看不见李家庄才回过头，一脸茫然地看着前方，她好想哭，却又记起对姊姊的承诺，绝不轻言落泪，如今已上了轿，为了孟家的声誉，她一定要坚强。

其实她百般不愿嫁人，若非从小就订了亲的未婚夫突生重病，要如嫁去冲喜，她起码还可以在姊姊身边再多待上两、三年。

想到王家，心情不觉沉重起来，丝毫没有新嫁娘该有的喜气和娇羞，她的未婚夫婿此刻正奄奄一息躺在床上，谁知这个冲喜有没有用？说不定，嫁去没多久，就有可能当寡妇，虽然她才只有十五岁，也够明事理，却不认为未来有多乐观。

孟君莲的父亲和王家当家主子王耀邦是好友，所以才会结下这门亲事，君莲父母意外双亡时，她才七岁，当时王家本来有意那时就要迎她过去做童养媳，后来因当时出嫁没多久的姊姊，愿意负起养育她的责任，所以才会拖延至今……

都儿岭、王家、成亲……君莲望着前面崎岖不平的山路，心中愁绪更浓，未来是吉是凶，只能让命运来安排了。

娘子当自强

》

》

》

都儿岭都儿镇。

王家门前，一大早就聚满了人，男男女女，全都是同岭上百来户人家全都挤来这个小院子中了。

每个人都急相顾盼，想看王家的新媳妇何时会到？

王家是都儿岭的第一大户，有良田、瓦屋、牛羊猪马、长工两名，及数十枝猎枪。

都儿岭是个老山镇，此处居民多半耕半猎，王家也不例外、但在传到第七十三代，也就是目前镇长王光祖时，却不爱猎枪、锄头，只爱书本，王家倒也大方，送光祖到山下省城念书，出人意表的念回一个举人。

自此王家身价高涨，要知道数百年来，方圆数百里内的山镇、没出过几个念书的，更甭提举人，怎能不教人刮目相看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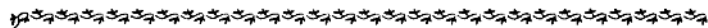
王举人原本也要培养独子王耀邦念书，考取功名，谁知这个儿子，只爱拿枪杆、骑马打猎，对书本一点兴致都没。

很讽刺地，王耀邦虽是武夫，但生出的儿子却又是个只爱书本、不爱枪杆的人。

不过，即使王书尧不爱拿枪，可是在他爹硬逼下，倒也学了一手百发百中的枪法。

王书尧喜好念书，王光祖便让他进大城市念书，现在是北大一年级的学生，趁着暑假返家探亲，却在路上受了风寒，引发肠胃旧疾，身子骨愈来愈差，大有一病不起的

娘子当自强



迹象。眼看药石罔效，众医束手无策，王书尧的母亲郑氏，跑遍所有庙宇祈求众神，保佑这唯一的独子，但仍未见起色³ 求孟家提前完婚。

王举人对冲喜一事，一直不表赞成，他认为诸医都无法可施，冲喜又如何？何必还要害一个小姑娘，误其终身？但在媳妇坚持之下，只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，姑且试之。

今天虽是大喜之日，但新郎官的身体不仅没好转，反而更加严重，整个人昏迷不醒，对外面的事一概不知，而王家除了门廊上挂着红彩，厅上燃着红烛之外，没有任何喜气，倒是都儿岭上的其他居民对此兴致较浓厚，纷纷停下手边工作，涌到王家来观看这难得的大事。

“怪了！怎么还不见陈老爹的踪影？”李家大婶嗑着瓜子，边吐壳边说道。

“就是呀！吉时快到了。”林家大妈说道。

“唉！也真是的，不知道王家少爷可以起来行礼吗？”吴家老姑妈问道。

“八成不行，今天一大早，他们还差人到山下将刘大夫请上来。”朱家大汉说道。

“真是的，小媳妇一进来就要守活寡……”最爱道人是非的葛家大妈说道。

“你呸！臭婆娘，少在大喜之日出秽言，讨不吉。”金老爹丢她一个大白眼。

“我说的是实话……”

“呸！呸！”

娘子当自爱

“……”

从早上等以下午，随着吉时将近，众人既紧张又好奇，从山下请来的吹鼓手都闭着眼坐在墙脚打盹。

突然镇口有人跑过来嚷道：“见着了，新娘子来罗！冲培的新娘子来罗！”

顿时，整个王家庄院起了骚动，吹鼓手忙不迭爬起来，手忙脚乱开始吹着曲子，王家长工立刻燃起鞭炮。

噼哩啪啦的声音震天价声，和着吹鼓手奏着四季相思的调子，开始热闹起来，总算有办喜事的样子。

王家老太爷在儿子牵扶下，到厅堂上坐好，王耀邦及郑氏则随侍一旁。

在村中小孩簇拥之下，陈老爹位的人力车，叮咚叮咚来到王家门前。

穿着大红大花的媒人婆，上前将新娘子扶下车来，原本一直等着的三姑六婆更是事相挤向前，对小新娘子评头论足。

“哟！好俊的丫头。”一从红纱下窥见新娘子的面容，立刻引来众人的惊艳。

“可不是吗？瞧她那身细致的皮肤，白得像萝卜。”吴家老姑妈啧啧称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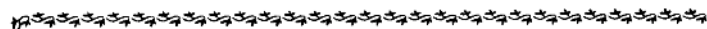
“什么萝卜，不会说话，是豆腐，那种嫩白豆腐！”

“瞧瞧那小嘴，红得像鸡冠花！”

“去！去！只听人家说过樱桃小嘴，没听过用鸡冠花来形容。”

君莲低着头，一颗心跳个不停，心里害怕得要命，但

娘子当自强



情

梦

系

列

奶丈摘锋蓓，这蓑没有奶*家的人护着，只有自己。

随着媒人婆来到厅堂，在尚未明白整个情况之前，就已被人扶下跪着。

“拜！”

她依言跪拜，直到抬起头来，才明白拜的是王家祖宗的牌位，之后再向王家长辈亲族跪拜，这段过程中，新郎完全没有出现。

难道他真的病得如此严重？连起身行礼亦不能？她心中有着极强烈的不安。

她的困惑很快就得到解答，因为一行完礼，她立刻又被众人带到弥漫着浓郁药味的房间。

头上红纱卸去，媒婆的脸出现在眼前，说了几句吉祥话便退了出去。转眼间，整个房间就只剩下她和病床上的夫婿，自此，迎娶仪式算是完成，现在他们要让新嫁娘待在新房中伴着新郎，好将喜气传给新郎。。

经过这么一连串紧凑的仪式，她整个脑袋都还昏昏沉沉，一婚恫，竟分不出东南西北。

已经结束了吗？

她困惑地望着四周，然后视线落在床上，上面躺着一个长得极为俊秀，但面容枯槁、苍白的男人，紧闭着双眼，动也不动，有那坚会，她觉得他好像死了般。

她吞口口水，慢慢靠向他，轻探他的鼻息。虽然微弱，毕竟还是有的，她松了一口气。

这人……就是自己的夫婿……

无来由地，一阵莫名的恐慌立刻攫住她，难道，她要

娘子当自刎

跟这个躺在床上的病人绑上一辈子？

她咬紧下唇，拚命喝令自己不准哭，但泪水还是不由自主地掉下来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床上传来极微弱的声音。

她猛地一震，睁开眼睛望向床上，王书尧已经醒了过来，正困惑地望着她。

“我……我是你的……媳妇。”她嗫嚅的说道。

媳妇？他昏昏沉沉的，一时无法理解意思，以为只是跑进他房间的邻家小孩。“小妹妹……能不能让我喝口水，我……口好乾呀！能不能让我解……解渴？”

君莲连忙为他倒水，小心捧着杯子，拿到他旁边时，却发现他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，她咬咬牙，反正已是自己的丈夫，也无需避嫌。

她小心地扶起他，然后一口一口喂着他喝水。

扶起他时，她发现他的身子骨好轻，比自己重不了多少。怎么虚成这样？一股强烈的同情顿时油然而生。

她轻轻将他放下后，发现手上湿答答的，往他脖子一抹，满手都是汗，这才发现整个房间关得紧紧，密不透风。

她发呆了好一会，再次细细端详王书尧。虽然她从小生长环境单纯，识人不多，但她也明白，王书尧和她常见到的那些粗壮猎户、农夫不同，他的五官清秀，鼻子修挺，但身子骨稍嫌纤细，彷彿一阵风吹来，就会像柳树般的倾倒……难怪会卧病在床。

王书尧在短暂清醒过后，又沉沉睡去，全然不知外头

娘子当自强

正为他的婚礼大事庆祝。她一直枯坐到再也受不了房间那股气味和闷热，打开门走出去，廊上没人，她顺着声音及香味的源头走去，没一会便找着厨房。

厨房里面正热络着，三姑六婆全聚在那准备喜宴上的菜肴。

媒人婆在前头道完东家长、西家短之后，走向厨房，正想要为新娘拿些食物解饥时，和一个穿着红衣，提着一盆热水，灰头土脸的小姑娘擦身而过，初时，她以为那只是来帮忙的邻家小孩，还微笑的向他打招呼，可是在往前走没几步，她却陡然停住。

不对呀！那身红布裙！那……不……是新娘所穿的吗？她怎么跑了出来？媒人婆连忙转过身，赶紧追过去。

来到新房前，她大力推开门，“你在干嘛呀？怎么不说一声就偷跑出来，若教别人发现，该如何是好？”语气充满责难。

君莲停下拧毛巾的动作，有些畏缩，“我看他全身都是汗，怕他不舒服，所以想帮他擦一擦……”她小小声地说道。

原来如此，媒人婆松了口气，虽明白她的用意，但仍不合礼数。“别再跑出去，教人看到总是不合礼，若让你婆婆知道，免不了招来一顿骂……不过我也不对，该留一个人伴着你……好啦！总之，不准再跑出去。”

娘子当自强

担任媒人婆的是黄家小婢，虽然平常多话了一些，但为人还算厚道，看着这个和自己家丫头年纪差不多的小新娘，一股母爱的关怀便油然而生。

“也真可怜，才刚嫁进来，就要面对这种……”媒人婆忍住没讲，好歹也收了一笔为数不少的礼金，还是少讲为妙。“我去厨房帮你弄些吃的，你等着呀。”

在她离开房门前，君莲唤住她，“我可以帮他擦擦脸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呀！反正你们现在是夫妻了，以后不是你来照顾，还能让谁来照顾？……能多久是多久……唉！”媒人婆说完，就把门带上。

君莲愣愣的看着门一会，然后缓缓转过来，面对王书尧。黄媒婆的话让她听了心寒，她垂下头，不禁觉得前途一片黑暗，没有健康丈夫的她会有……未来吗？

》 》 》

君莲被安排睡在书尧床后面的小木榻，她嫁进第二天，简单拜会过王家长辈后，便立刻被书尧的母亲郑氏带到一旁，交代她新嫁娘该做的事。

郑氏是个面容严厉的妇人，嗓门大，相当精明干练。

“你听好，嫁入我王家并不是来做少奶奶，你有责任将你夫婿照料好，同时也要开始学会如何理这个家，我们王家在都儿岭是有头有脸的，不比一般人家，你得好生注意，不可惹人笑话。”

君莲点头低声道是，自此王书尧的生活起居照顾全落

娘子当自强

在她一人身上，这超过她的年纪所能负荷。

王书尧的肠胃病极严重，一吃就吐，整个房间内都弥漫着浓郁酸腐味，再加上郑氏担心儿子病体受凉，根本不敢为他洗澡，一旦没有新婚那天所烧年香草遮掩，整个房间臭气熏人。

生性好洁的君莲哪受得了，听完婆婆的训示，确定自己的工作之后，她立刻打扫房间，将整个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

第三天，她将病人房？所有的东西都拿出去晒太阳，床单，棉被一律换新。

第四天，她跑到厨房烧了三大桶水，一桶一桶慢慢抬进王书尧的房间，进行最后一项清理工和——洗人。

昏睡中的王书尧，迷迷糊糊地被人扶起，他以为又要吃药了，“不！我不想吃药。”他眼睛紧闭着，心想自己为什么还没死？他已经厌恶透这身臭皮囊，巴不得能早点解脱。

“不是要你吃药，我要你起来沐浴净身。”

一个轻轻柔柔，非常好听，也非常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他奋力将眼皮撑开。“妹……妹？你还在呀？你……是谁？”他虚弱地问道。

这几天和他共处一室，他总是昏睡的时候居多，只有在进食时，稍稍清醒一下，每次看到她，他都会问她的名字，她也不厌其烦一再回答，“我叫孟君莲。”

小妹妹的名字叫孟君莲？怎么跟他未过门的妻子名字一模一样？他的脑袋昏昏沉沉，仍转不过来。

娘子当自强

君莲看他仍旧一脸茫然的样子，放弃和他说明白的念头，现在当务之急，是将他送进盆中洗澡，免得水冷掉。

凭她的力气，是无法抬动他，他的身子骨虽轻，但还是比她重，试了几下，只能让他勉强坐起，她不由得发急。“你要想办法自己走，要不然我一个人推不动你呀！”

走？走去哪？他现在连动都不想动，只想沉沉睡去，可是她的声音打动了，他依言使尽全身仅余的力量站了起来，顺着她的搀扶，歪歪倒倒地向前走去。

一到盆边，她顾不得羞怯地立刻动手为他解衣，至于裤子，她不敢解，所以就让他穿着，扶他入盆。

热腾腾的水立刻使书尧从浑噩状态中清醒过来，他眨了好几下眼睛，才没有再被那份晕眩给掳获住。

“这……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他吃惊地看着四周，犹不解发生什么事，直到他看到手拿着毛巾，看起来像十一、二岁的女孩，“妹……妹？”

君莲凑向前，“你有办法自己一个人洗澡吗？”她轻声问道。

洗澡？好久没洗过了。“应该可以，我……试试看。”

事实上他不行，长久卧病在床，又没吃什么东西，根本没什么气力，连手都举不起来。君莲马上就察觉出他的不便，没有多话，立刻动手为他擦洗。

他瘦得有若皮包骨，摸到他身上的骨头时，君莲觉得好难过。

娘子当自强

随着热水洗涤，令书尧的脑子愈来愈清醒，逐渐感受到在他身上忙停的小手。他再一次仔细端详眼前的小女孩，她脸上的表情严肃、专注。娘是从哪找来这样的小女孩来照顾他？他有些困惑地想想。

他陡然一惊，想起她曾讲过的话。“你说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君莲抬起头，见他此刻的眼神一片清明，没有先前的混沌，她轻叹一口气，然后才开口，“我叫孟君莲。”

他未过门的妻子？“你……怎么会在这？”他惊讶的问道。

她脸红地低下头，“我……我们已经……成亲了。”

也许是太过震惊，不知从哪生出的力量，他霍地从水中站起来。君莲惊呼一声，往后退了开来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》 》 》

突然之间多出一位妻子，这项事实令人难以接受。

“为什么上书尧抱着虚弱的病体，又惊又气的对着闻风赶来的父母大吼道：“你们怎么可以趁我不省人事之际，擅自为我做主？”

“儿呀！这也是不得已，就因你病得太重，所以才不得不提前为你完成终身大事。”书尧的母亲捺着性子说道。她一方面高兴儿子终于清醒了，但另一方面却没料到，他居然会为亲事大发雷霆，完全不像以前那个谦恭听话的儿子。

娘子当自强